



与童话相遇

□虞燕

是的,我觉得石舍香樟营地就是个童话世界,山色如画,溪流环绕,竹声萧萧,鸟语啾啾,这里有竹筏、木屋、千年古樟、野果子……当然,还有那么一群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人,眼神纯净,神态怡然,好似那里能隔绝世间所有的纷扰。

去桐庐,本不是奔它而去,因为并不知道它的存在。桐庐处处是景,我们转悠来转悠去,转到石舍村时已是傍晚。村庄很小,却是个拥有4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古街、古道、古树、古建筑群一样不少。早春的山村,天暗得快,转眼,就像有谁给整个村庄披上了灰色的轻纱,暮色里,村人三三两两端着碗跑出屋外,迎着微风吃饭、聊天,而对面,一条溪的对面,山中木屋渐次亮起了灯,树木掩映,水声潺潺,仿佛有烟气缓缓升腾,一切变得迷蒙而不真实,像山野秘境,更像童话里的画面。

一溪之隔,恍若两个世界。

晚上,我们宿在了隔壁的芦茨村,次日早晨,却鬼使神差地又转回到石舍村,终于发现了通往“童话世界”的入口,并欣然进入。后来得知,石舍香樟其实是封闭式的部落营地,我们运气好,被前面那辆运货车“顺带”了进去。

近距离见到了芦茨溪,澄澈如孩子的眼睛,娴静地从部落营地穿过。营地里,随处可见金黄的银杏、火红的枫树、苍翠的竹子、鲜嫩的果子,更多的花草树果,我叫不出名字,但并不影响我用眼睛贪婪地抚摸它们。一座座木屋立于坡地山腰,颜色造型各异,在林间若隐若现,稚趣又神秘。眼前的一切,让我想起童年时看过的《绿野仙踪》,动画片一开头便是乡野、木屋,穿着连衣裙、挎着小篮子的小女孩桃乐丝可爱而无忧。一个能让人回望童年的地方总是可亲的。

半道上,遇见了大象和喜乐妈,他俩都是营地的负责人。得提一下这两个名字的来历,大象之名是石舍香樟快乐营的孩子们所起,大概因为大象这种动物看起来敦厚、有安全感?大象本人确实让人有这样的感觉。喜乐妈的木屋叫喜乐屋,因此江湖人称“喜乐妈”。营地的每幢木屋都有主人,都拥有特别的名字,比如“香草的天空”,比如“米库”、“核桃木屋”。屋主被称为“营主”,来自全国各地,像喜乐妈是北京人,大象是上海人,营主们每年会从各自的城市回来住上一段,营地是他们的疗养之所,是身体和精神的栖息地,闲置时又可作为客栈对外营业,一举两得,闻者无不羡慕。

以上信息均来自于喜乐妈和大象,我们在那棵树龄一千多年的大香樟下喝咖啡,喝柠檬水,聊得风生水起,不知今夕是何夕。香樟旁的咖啡屋是新建的,叫做“羊小美咖啡屋”,为纪念一只风尘仆仆从北京来到石舍的小羊。大概是被那个故事暖到了,当日,我们在山里、在芦茨溪边、在香樟树下,聊了一上午,竟未觉一点乏味。

营地的食堂也别致,树枝、枯藤、麻绳等变废为宝,均成了实用品和艺术品,超大的灶火膛里火光熊熊,而我们就坐在旁边围桌而食。席间,多了香草一家——“香草的天空”营主,他们骄傲地向我推荐自种的有机米、青菜、红薯,溪里捉的鱼等真正的纯天然原生态食物,那么,除了放开肚子认真地吃,我还能干啥呢?

夜晚入住“米库”,喜乐妈说适合我,文艺范。据说营主姓米,很爱美食,连木屋都要照着粮仓的样子改装,从外面看,圆墩墩的,很可爱。木屋分客厅、卧室、阁楼、卫生间和露台,以绿色为主打色,布置得精巧、温馨,屋子里充盈着木头的香气。榻榻米、大木桶、矮沙发、蒲草团、木制浴台、绘了花鸟鱼虫的靠垫……无不散发出童话的气息,而一拉开树叶图案的窗帘,便山色满屋了。

说真的,活在童话里的感觉好极了,哪怕只有短暂的一两天。

春天的邂逅

□郑枫

百花盛开又落英缤纷的4月暮春,天一阁月湖景区妩媚动人。令人更为欣喜的是,当了十年天一阁文博志愿者的我,第一次接待了建造天一阁的明嘉靖兵部右侍郎范钦的后人,且是分居三地专程而来的。

能见到范钦后人,是我十年前便萌生的愿望,来之却很突然。那天,朋友告知我,他的摄友范英是范钦的后人。我闻之又惊又喜,立即联系,方知范英是全国摄影家协会会员、老年大学摄影教师,因近期较忙,她请妹妹范蓉与我联系。

现为宁波市农村农业局干部的范蓉特地从帮扶的山区来到了天一阁。她身穿青蓝色的运动服上装加牛仔裤,头戴遮阳帽,脚蹬运动鞋,一刀齐秀发,那装束正宜跑农村、巡田头。藏书楼前,范蓉停住了脚步,脸色凝重地向我介绍起她的爷爷范鹿其(若麒)守护天一阁的艰辛历程。范鹿其是范钦第十三代长房长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首任宁波市古物陈列所(天一阁)主任,经历了民国时期、抗日战争与新中国成立的特殊年代。范蓉说:“1933年9月18日,强台风吹倒了藏书楼的东墙角,风雨刮进藏书楼。爷爷范鹿其与冯孟颢、杨菊庭等社会人士一起,成立了重修天一阁委员会。重修期间,爷爷吃住在天一阁,废寝忘食,日夜守护,将藏书楼中的书籍搬到范氏诒谷堂保存,请求政府派兵把守,不使一本古籍流失。更为艰难的是1937年,抗战爆发。爷爷为了保护天一阁藏书免遭洗劫,在各界人士的帮助下,主持天一阁建成以来首次将藏书分两批出阁,共计28箱,由鄞县政府加封,运往后方龙泉县跋石乡,与浙江省图书馆的书籍一起隐藏。抗战结束后,又将这些书籍运回阁中,并举行了天一阁建成以来藏书首次公开展出。”范蓉动情地说:“为守护天一阁和藏书,爷爷范鹿其耗尽了心他的心血和精力。”

范蓉还讲了个故事,宁波解放的第二天,时任22军连长的郑君伦带领一班战士来到天一阁,执行守护任务。出生于1894年、时年55岁的爷爷陪同郑君伦巡视了天一阁,详细向郑君伦介绍了天一阁的规矩,商定守护天一阁的纪律和任务:全班战士

住在外面两间小屋里,没有任务不得随意进出和走动;防盗防火,院内建筑和书籍不能有丝毫损坏;遵守范家祖训家规,禁止外来人员入阁;搞好清洁卫生。一次,我爷爷指着先祖范钦的画像问郑君伦,“我的鼻子像不像老祖宗?”郑君伦仔细对照了一下,连说“像、像”,两人相视大笑。

加了范英范蓉姐妹俩的微信,范氏后代的信息不断传来。不久,比姐妹俩高一辈的范若民带妻子从贵阳来到天一阁。范若民说:“爷爷范豫坤早年从宁波到上海发展,爸爸范盈祥响应国家号召从上海迁到了贵阳,我从小听爷爷奶奶讲天一阁的故事。奶奶告诉我,她是被花轿抬到天一阁西门来到范家的。”又隔五天的4月24日,在武汉任中信建筑设计八院副院长的范钦后人范天宸携奶奶童教贞来到天一阁。大家兴奋地围着那帧童奶奶与丈夫范宏敏70多年前的结婚证图片看了又看,结婚证上豁然写着“证明人范鹿其”。现年91岁的童教贞一首银发,神清气爽,在孙辈挽护下重游天一阁。她一边指指点点,一边兴致勃勃地向孙辈讲述当年的情况,又拉着大家在范钦公的住所司马第前拍照留念。

这是一场春天的邂逅。作为天一阁文博志愿者,能陪同范钦公后人游览天一阁真是幸运。我如数家珍地向他们介绍了天一阁的情况。1982年,天一阁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藏书已从新中国成立前最多时的7万卷增加到30万卷;2007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2010年底,建立古籍数字化平台,馆藏善本为主的3万册古籍可供在线查阅;去年,天一阁又被公布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古籍修复技艺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他们的脸上映现出欣慰的笑容。范蓉忘情地说:“如果在宁波和散居各地的范钦后人能相约同游天一阁,那是一件怎样的美事啊!我若能和你一样成为一名天一阁文博志愿者,那就更美了。”

这是范钦后人对于天一阁的心灵守护。

第6966期 配图 汤青 投稿邮箱: essay@cnnb.com.cn

